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主辦

敕本目錄學研究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s

第三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版本目錄學研究

袁行霈題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s

第三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版本目錄學研究. 第3輯 / 沈乃文主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13 - 4726 - 1

I. ①版… II. ①沈… III. ①版本目錄學—中國—文集 IV. ①G256.22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22528 號

書名 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三輯

著者 沈乃文 主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32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726 - 1

定價 120.00 圓

目 錄

紀念冀淑英先生逝世十周年

編者按·····	2
冀淑英先生講古籍版本和整理編目 張宇錄文 沈乃文整理·····	7
情繫善本的古籍版本專家	
——懷念冀淑英先生 傅熹年 ·····	17
懷念冀淑英先生 方廣錫 ·····	21

典籍

關於《古逸叢書》的可信性 長澤規矩也撰 陳捷譯 ·····	27
影印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敍說 李霖 ·····	41
影印宋刊元明遞修本《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編後記 葉純芳 ·····	59
南宋宋器之《梅花喜神譜》年譜 柳向春 ·····	85
漢化佛教經典及相關的供養、裝藏等事與裝幀問題 白化文 ·····	113
俄藏黑水城出土宋刻本《慈覺禪師勸化集》及其文獻價值 丁延峰 ·····	121
近年日本古寫經研究概況	
——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為中心 落合俊典 ·····	127
故宮博物院藏《月令承應戲》戲本 梁憲華 ·····	141
民族文字古籍下限之我見 黃潤華 ·····	149

目錄

《千頃堂書目》與明代目錄學 高路明	157
《清人別集總目》與《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補遺 董潤麗 朱永惠	171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近年採進稀見古籍善本題錄 楊健 肖亞男	177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中文經部善本書錄四種 張寶三	191

版本

雕版拓本考辨二題 王亮	205
南宋撫州本經書的刊刻與修補 張麗娟	213
《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及其傳刻本考察 陳曉蘭	231
《禪林類聚》的版本源流與元刊本的價值 ——影印元刊本《禪林類聚》前言 劉玉才	245
《杜詩詳注》初刻補刻異同考 潘建國	253
《古今詞統》版本考辨 程有慶	263
新發現的清咸豐廣東鄧氏錫活字印本《十六國春秋》鑒定記 宋平生	277
牌記考：版本學術語的共時多樣性 石祥	283

校勘

《春秋公羊音義彙校》訂補 刁小龍	309
中華書局版《高僧傳》校點商榷 定源	331
唐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異文考 徐憶農	349

收藏

松江讀有用書齋韓氏讓書考 ——以傅增湘、張元濟論書尺牘為中心 李軍	357
從《丁憂直隸補用道徐爾谷稟文》看古越藏書樓的建立時間 蔡彥	365

人物

毛晉父子校刻佛典書目考 鄭偉章 章宏偉 胡艷傑	373
漁洋山人著書續考 杜澤遜	417
有關秋浦三位周先生書的前道 白化文	427

形制

談梵夾與梵夾裝(上) 方廣錫	433
----------------------	-----

筒裝——古代詩文的特殊裝幀形式	吳淑玲 張嵐	461
武威市博物館館藏西夏文獻的裝幀	高輝	471
保護		
真空冷凍乾燥技術與地震災害文獻的搶救	周崇潤 孟曉紅	477
感言		
版本目錄學的思考	橋本秀美	491
《書谷隅考》自序	沈乃文	495
《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四輯)徵稿啓事		498
英文目錄		499

紀念冀淑英先生逝世十周年

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三輯

編者按

2011年4月18日，是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冀淑英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日。特此編發冀淑英先生於1993年暑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做的關於古籍版本和整理編目的演講錄文。當年聽講的有北大教師、學生和圖書館工作人員，冀先生沒有拿稿子，完全是即席演講。當她看到聽講的人員大多很年輕時，就講得非常通俗易懂。至今已經是十八年過去，重讀冀先生的演講，不禁在感佩她掌握古籍之深之廣的同時，感佩她在如談家常一般的娓娓道來之中，已經將版本目錄的有關問題講得面面俱到。此篇錄文是第一次發表，整理中保留了冀先生的原始口語，以便使沒有見過冀先生的讀者，可以從中領略冀先生的風采。

特此編發傅熹年先生的紀念文章“情繫善本的古籍版本專家——懷念冀淑英先生”、方廣錫先生的紀念文章“懷念冀淑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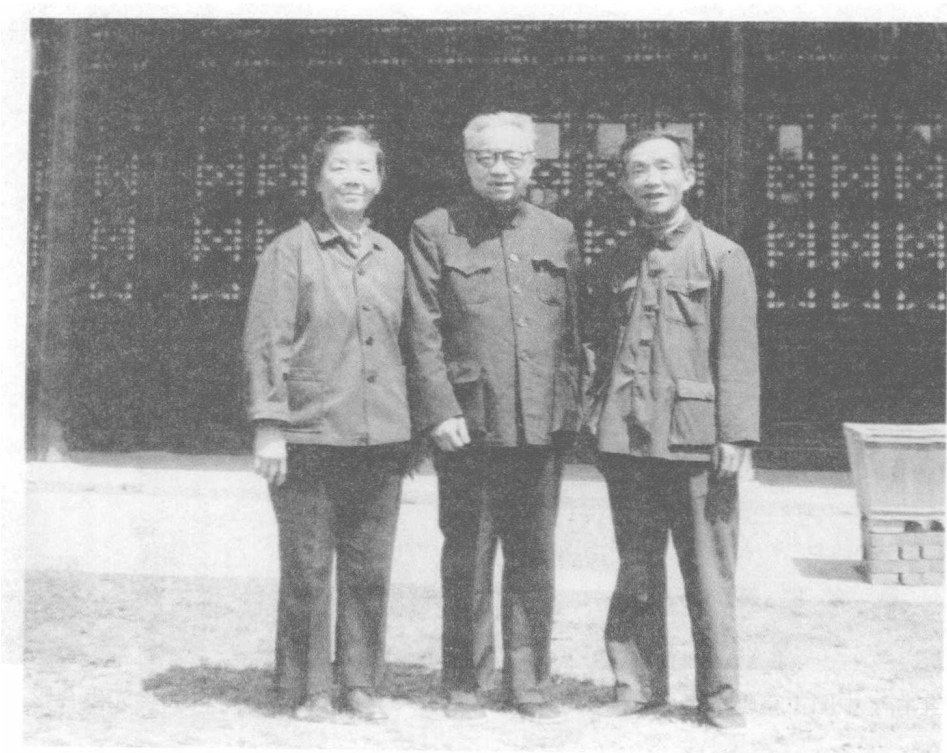
深切紀念冀淑英先生逝世十周年。



冀淑英先生晚年工作照



冀淑英先生訪問英國留影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撰期間冀淑英先生與顧廷龍、潘天禎先生合影



1994年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辦公室冀淑英先生與丁瑜、沈燮元、陳杏珍先生合影



2000年國家圖書館善本組祝賀冀淑英先生生日合影

冀淑英先生講古籍版本和整理編目

張宇錄文 沈乃文整理

我們通常說的古籍整理分兩個方面，一是整理出版工作，包括校勘、標點、注釋。二是編目錄，也就是劉向、劉歆父子所做的校勘目錄工作。

今天知道《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是兩個書，不是一回事，原來大家都覺得是一書，這確實是解決了問題。我們平常做古籍整理編目時，會牽扯到一個問題，就是出現一本書有不同的本子，尤其是印刷術發明以後，有不同的刻本，又有不同的抄本，這麼多的本子出來以後，就形成了版本之學。

實際上，版本的概念是指一種書不同的本子。舊的看法把它看得窄一點，覺得搞版本就是研究宋元本，甚至明清的本子。實際上，我們並不局限於研究宋元本。宋元本現存有多少呢？究竟是少數，研究這樣的版本問題，祇是版本學的一個部分。現在，雕版以前的寫本，寫在帛書、絲織品上的，也是不同版本。現在新印的書裏有很多是出版後再版，再版和再再版，這也是一個版本問題。所以版本的含義，就是一種書的不同本子。古今中外的書都有這種現象。因為一種書有了很多不同本子，就有了文字上、裝幀上、印刷上各方面的差異。研究這樣的差異，並且還要在這些錯綜複雜的現象裏摸出規律，這就是搞版本幹的事情。所以這麼說，幾乎每種書都有版本問題，而這些問題並不是一個人或者少數人能夠完全瞭解的。

可是，我們坐在圖書城裏搞研究工作，需要找一個切實的、比較好的本子，基礎資料。我們做圖書館工作的也要重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編目出來的卡片要比較準確地反映這書的實際情況，讓參考使用的人知道有這麼一個本子，他可以

利用。這樣的時候，圖書館工作是搞書目，搞目錄。研究工作要使用、收集資料。所以都有必要熟悉、認識版本。我想，當初祇是以個人經歷來說，感覺對版本的困難在於一下子不能認識，又不能說出別人著錄一個什麼本子，是明嘉靖刻本或是什麼刻本，它實際是怎麼回事，還得自己重新認識。所以認識版本，不能祇是看書本上怎麼講。

過去老先生們講，說你看字體、刀法。字體、刀法剛一看書時不易琢磨，你要是看書多了，就能從字體上發現不同的地方，從中摸到規律。明代刻本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到了清代有什麼不一樣？這個不多摸一點，不易抓住。我想了想，總是有一點可以抓住的東西，就是從書的客觀存在條件去認識，等到認識多了，再去琢磨書的刻書風格，從字體刀法上去研究，就比較容易。

這個書的客觀存在條件，要從書的本身上去找。比如從前的時候，剛一做這個工作時，最歡迎的就是這個書有牌記。我們國家有一個好的傳統，就是刻書的時候，無論是官刻、私刻常常刻上一個牌子，某年某人刻，牌子上的資料可以一目瞭然。就像我們現在書上的版權頁，版權頁可以解決我們把版本項準確著錄出來的問題，可是不是每個書都有。一個版權頁祇可以解決一本書的問題，如我們拿它當標本來看，就可以帶動解決其他書的問題。比如清康熙刻本、明萬曆刻本，我們再碰上類似的東西，就把它挂在一起。比如清初就是這個樣子的，明朝的晚期就是這個樣子的。記住它之後，就可以再解決別的問題。

另外一個事情，我們還要注意這書有的非常相像，除去時代差異之外，還有地區的問題。過去沒有太注意這個問題。這書當然是不同時代刻書有不同的樣子，可是要是同時的話，比如都是明朝後期，或者都是清初，同一時代在不同地區的刻書也有差異。這個我們沒法講的話，就祇能說它是地方風格。因為常常有人這樣問，為什麼同是明刻本，紙也不一樣，字體也不一樣？這是地方差異。

直到現在，我們都是鉛字印刷，這個地方差異也有。就是文化高一點的地方，它的書水漲船高，書的質量就好一點。具體一點講，像明朝的江浙一帶，江蘇、蘇州、安徽一帶，差不多都是白紙，字體跟刻功都比較好一點。可是要在福建刻的書，多用黃紙，因為就地取材，那個地方是竹紙，而那個字也有地方風格，就是像寫的一樣，黑黑的那個樣。所以地方風格延續下來，很能影響我們認識它的年代。

現在，北大書非常豐富，明清刻本尤其不少。我們有時一看黃紙，字體比較黑，常常無牌記。過去書館的書，多數都有牌記，有的沒有了，是因為它地方色彩比較重了，比如是元刻本的話，就可以充宋，明刻本充元，[因而被撕掉了]。後來我們看得多了，發現了這一點，沒有牌子的書，並不一定是沒有牌記，就是被人為的去掉了。這個可以證明，比如有兩部完全一樣的書，一部有牌記，另一

部無牌記，可能是被有意或者無意地去掉了。有意地去掉，就是爲了把時間提早一點。

再有一個比較容易抓住的，就是刻工。我們書的傳統做法，從宋代以來，到元，到明，到清，歷代刻書，多有刻工，有相當數量的書帶刻工。就是中國綫裝書一葉的版心下面有刻工，有的時候刻工還列一表，在書的後頭。刻工是一個確實比較好抓的條件，假如碰上一個明刻本，書上有很多刻工的話，收集很多刻工，就能找出它的規律來。我們現在比較認識這個，我以前也摸過這個，不過摸得不徹底，就是收集很多刻工，祇認識一片，這一片就是蘇州派。蘇州地區的刻工一大片，而且刻書的數量非常多，可以從中摸出規律來。另外，安徽派的刻工，也有一批東西。還有江西的一批刻工，都可以總結。宋代、明代的刻工都是如此。你從明代的刻工裏，可以把地區、時代大概定下來，這是比較可信的。有時刻工可以解決別的條件不能解決的問題，所以從清代近代以來，刻工是被提出來了。要注意。

不過我們中國書也有很多傳統習慣，什麼事情祇能講一個大致的規律，而不是個一定之規，因爲什麼事情都有例外的情況。有的書，明代就有這樣的情況，清代也有，就是翻刻。當初沒有照相影印，這書實在太好，而且也重要的話，就翻刻。翻刻的時候把刻工的名字也照刻，照原本都刻上來。所以明代人刻的書是宋代的刻工，因爲它是照着原本翻下來的，清代刻的書也是，它的刻工是宋代的刻工。這樣，就容易造成混亂。一個是認識上的混亂，如果我們對這些刻工沒有摸過的話，就很難決定這刻工究竟是什麼時候的刻工。另外一個混亂的情況，就是一些書商造成的混亂，如某些明刻本就可以充宋刻。

我們平常常見的書，舉幾個例子來說，比如《黃帝內經素問》，明朝嘉靖二十九年蘇州藏書家顧從德刻本。他的書是影宋刻，刻工名字就是宋代刻工的名字。這個《黃帝內經素問》一共二十四卷，我們圖書館也可以找出這個書，這個書卷二十四後有一行題記。牌子不一定刻成一個牌子，刻成一個牌子常常是書坊本的做法，個人刻書就有題上一行的時候。二十四卷後有“明修職郎聖紀殿太醫院太醫上海顧定芳校”一行字，嘉靖本有的卷二十四後缺半葉或缺一塊，因爲它是綫裝書葉雙折，前半葉正文完了，以爲後半葉有沒有沒關係，實際這標記在這上頭。

我們還碰上過一件事，有個人拿來一部《廣韻》，小字印得很精，也比較好，半葉十行，跟宋刻本《廣韻》行款也一樣，這個人拿來就要決定是宋版。後來我們給他對了一下，影刻有點像，但是究竟宋跟以後時代不同，這個刻工也是宋，但是康熙時張士俊刻的《澤存堂五種》的本子。

還曾經碰到過這樣的情況，有一個人拿來一部《廣韻》，也說是宋本，後來怎麼看不像，但得找出它究竟是什麼？後來一對，是納蘭成德《通志堂經

解》本。

所以刻工問題不是一成不變的，應該多看。現在好辦了，現在有很多參考書，可以查一查。比如刻工，出了很多工具書。也有人專門搞宋代刻工，天津圖書館有個年青同志搞了一個明刻本的刻工。他這書出來後，明刻本的刻工都能從這上頭找出來。我們有的時候還可以利用刻工解決一些問題。

因為沈乃文先生說來隨便談一談，我就隨便說了。我們前幾年的時候，八十年代，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就是廣東的公安廳非常鄭重地拿了一個書，《周易》宋本，是海關出口扣下來的，說這書是宋版，還是不是宋版，對走私人的定刑很有關係。這個本子公安廳在廣東古舊書店鑒定過，說是宋本，拿到北京來再認證一下。後來一看，這書是明刻，因為這書的樣子，就是幾個經的白文，沒有注的白文。這個本子比較特別，開本比較小，每半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七個字。這個書是有宋版的，宋版在北圖。這是個明刻翻本，翻得非常好，不過跟宋本的神氣究竟不一樣。公安廳的人說，你推翻不是宋本是明本，得有例證。幸好版心下有刻工，刻工就是明中期正德嘉靖間蘇州的刻工，這樣就可以定下來了，這個是明刻，而且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說明這個事情。這個書常常被人看作是宋或是元，我們在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也碰上過幾種是這個書。這個書的宋本祇有八種，就是《周易》《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尚書》《周禮》，這照理說應該是九種。這個宋本也有刻工，不過那個刻工的名字是一個字或兩個字，不是整個的一個名字。這個半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七字，這個書的字就很小的。傅增湘當年見到這個書，《藏園群書經眼錄》上有這個書，他所謂行密如櫓，字細如髮。這個書照理都知道有一個明刻本的翻本，這個書的宋本，近代陶湘，陶蘭泉，號涉園，影印影刻了不少書，[就有這部書]。在現代來看，這些書印刷的質量不錯，而且也比較少見。假如我們圖書館有這些資料，也可以使用。陶蘭泉也曾經把這八種經書，用珂珞版影印過，那是抗戰之前，差不多1932年影印的。所以我們要碰上這種情況，有宋本也有翻刻本，知道翻刻本的情況，我們再碰上這個書的時候，就知道那個版本的時代和它是怎麼回事。

舊書本身上還有一個條件，就是看它的版式。講舊書的看行款邊欄，清朝人，像清代晚期的江標寫過《宋元行格表》。從這上，除行格外，從書口——綫裝書，一葉折起來是一葉，兩面中間照例留出一個行距或大或小的一條道是書口。書口有時是黑口，有時是白口，有的在書口中刻出一條綫，一般習慣叫細黑口。這個書口當初恐怕是為了裝訂時折葉用的。就是書在印刷後，是一張一張的，要折起來纔好訂，所以有這一個習慣。明刻本時碰上黑口，黑口比較早，白口比較晚。細黑口，清代也有，明代也有，甚至於宋代也有細黑口，這個就不是一概而論了。所謂明代刻書的黑口本比較早的緣故，就不管是刻書也好，甚至穿

衣服，都是延續，除非像是清代，明朝後，清代的衣服整個都改了。明代刻書就是延續元代刻書的風氣，都是黑口，所以一直延續下來，以黑口本爲多。到了弘治以後，到了嘉靖時，十六世紀初，因爲當時的風氣是翻刻宋本，宋本是白口，它也是白口，這個風氣是白口漸漸多了。所以說白口本是嘉靖以後的居多，黑口本是正德嘉靖以前的居多，這個祇是一般規律。而我們實際看的書，有萬曆本也是黑口，這個就不能一概而論。

再有一個，版框習慣上有一個耳。這個書不是都一葉一葉的嗎，一葉一葉在書的翻葉的左面，都有一個版框，右面版框的上面有一個小黑格，這個小黑格就是耳。它因爲是蝴蝶裝，蝴蝶裝是書葉在裏頭，書口在裏頭，不訂綫，是粘上的，所以耳恰好顯在外面。這個上面總是刻篇名，比如一個篇名簡化成一個字或兩個字。從這個來看，元朝以後到明朝就沒有蝴蝶裝了，不用蝴蝶裝的形式，就不用刻耳，所以有耳的應是元代以前的書，宋元的書有這個耳。這個也有個規律，宋刻本不一定都有，緣故就是因爲書店裏帶耳的多，坊本帶耳的多，其他的書就不一定。

還有一個，假若說決定版本的時候，認書本身避諱的字。避諱的情況是封建時代傳下來的，就是對皇帝的名字不能直接寫，就得缺一筆，甚至於一般人也有避諱的。所以到了民國之後，有人寫天地玄黃的玄字沒有最後那個點，實際是習慣傳下來的，別人這麼寫，你也這樣寫。清代，玄決不能寫上這一點，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燁，玄字要避諱。不管是刻本，還是抄本，尤其是抄本，有時要明白它是一個明抄本還是清抄本，咱們看前人的書目，舊式的書目給你著錄一個舊抄本，這個舊抄本表示什麼？假若是康熙乾隆時人寫的舊抄本，這個舊抄本就可能是明抄，因爲它那時候的舊，是以前的東西。清代最大的藏書家黃堯圃也經常用舊抄本，它這個時代的舊抄本，也可能是在他以前的清抄本。所以有人說就抓住這一點，看這個書裏有沒有“玄”字，要有玄字缺筆，那就是清代的抄本，康熙以下避諱的抄本。

我們在搞《善本書目》的時候，審校卡片的時候經常碰上這個，注上了“玄”字缺筆。這個也不一定，因爲到了清末民國初年的時候，也還有人照着舊本抄書的時候，原來玄字缺筆，他也不點。

不過一般的來說，是宋本避諱比較嚴格。元朝因爲是蒙古族，而且他的名字都是譯音，照音翻譯出來的，他就無所謂避諱不避諱。明朝的時候也有，但也不是太嚴。清朝之後，就特別嚴格，尤其是康熙雍正之後，特別重視避諱。

而且避諱也有幾種情況，比如說像宋本，我們一看，它不僅皇帝的名字要避諱，而且還避嫌名。比如南宋的第一個皇帝高宗，他叫趙構，那就是說，構字自然不能寫，凡帶偏旁的都不能寫，有時寫作御名。有的音同的字也要避，比如“勾”這個字也要避，這叫避嫌名。我們在這些書上看，還有很多缺一筆，就不